

小说精选



[桅子卷]



《龙首山》/杨少衡

《千金一诺》/夏天敏

《信用河》/陈河

《国际会议》/范小青

《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》/须一瓜

《小说二题》/阿成

《叶小灵病史》/乔叶

《雪夜访戴》/徐泽臣

《唐装》/薛舒

《倒计时》/龙仁青

《爱情到处流传》/付秀莹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小说精选

[桅子卷]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精选. 梔子卷/杨少衡等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704 - 9

I. ①小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8195 号

小说精选·梔子卷

杨少衡等 著

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继雄
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704 - 9/I · 2199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龙首山	杨少衡 001
千金一诺	夏天敏 047
信用河	陈 河 065
国际会议	范小青 102
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	须一瓜 113
小说二题	阿 成 139
叶小灵病史	乔 叶 146
雪夜访戴	徐则臣 182
唐 装	薛 舒 194
倒计时	龙仁青 219
爱情到处流传	付秀莹 227

龙首山

■ 文/杨少衡

1

夏秋之交，一场强台风正面来袭，狂风暴雨加上天文大潮，城乡受灾严重。

台风到来之际，刘克服去了湖洼地。当时为下午，台风外围开始影响县城，狂风阵阵，雨水扫来扫去。刘克服带着人上了堤岸街，一行人各自套着雨衣，站在石坝前观察，堤坝之外，南溪水流奔腾咆哮，迅速上涨，哗哗之声惊心动魄。堤坝之内，湖洼地全线陷于内涝，街巷到处积水，与民居相间的水塘坑洼全都涨满，一眼望去，这里一片那里一片，全是大水。

所谓水火无情，这种时候人很无奈，不论是平头百姓，还是官员首长。面对大水能做什么？堵堵不住，导哪里导，此刻人无法与水对抗，只能避水而逃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那天刘克服在湖洼地只问一条，人都走了没有？都弄到哪里去了？

镇街领导告诉刘克服，他们已经检查了数遍，此刻十室十空，全部居民都已从家中撤离。湖洼地低洼破落，属高险地段，历来大雨大涝，小雨小涝，民居破旧，一淹就倒，百姓早就练就了一大本事，最会逃命。由于本次台风预报及时准确，上级非常重视，一再强调加强防范。百姓都知道这个台风厉害，正面袭击，风强雨大，不是玩的，所以镇街干部一动员，大家很听话，收拾细软，四散走人。有亲友可投的投奔亲友，无处投奔的则听从安排，集中到安全地点防灾。

“主要安置在哪里？”刘克服了解。

有两个就近安置地点，一是农贸市场，二是县第二中学。两处安置地空间

都大，可容灾民拉家带口，临时落脚。

刘克服顿时不安。

“二中行吗？”他问。

他们说没问题。一个多月前县里做防汛预案时，陈铭县长曾亲自带人到现场考察过，认为二中的礼堂可供应急。这礼堂有两层，二层空间不小，可以临时安置灾民。礼堂的结构还好，前两年经受过一场台风大水，学校受淹，该礼堂也在水里泡了几天，没出问题，岿然不动，顶下来了。

刘克服当即赶往县二中现场。

“那礼堂可不怎么样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的。”

还有谁比刘克服更有资格说话？当年刘克服从师范学院毕业，分配到本县当中学物理教员，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县二中，几年后才离开湖洼地去了县政府办。他记得学校的礼堂是旧建筑，盖得挺结实，地基很深，地面之上砌有人头高的石墙，其上为砖墙，当年修建时显然已经顾及湖洼地特长，对洪水浸泡有所考虑。但是旧建筑年资已长，十分破旧，屋顶漏雨，墙体也有裂缝。当年刘克服在礼堂二楼教工活动室打乒乓球，扣球时猛一跺脚，楼板咚咚有声，墙体似会摇晃，感觉很不稳固。去年二中校长曾找他，请求为维修礼堂拨些经费，他给财政局长打过电话，请他们支持。那时他曾对校长感叹，说如果有钱，这礼堂应该重建，不是维修的问题。眼下台风大雨到来，把灾民安置在那里，不免刘克服心里担心。

他到了县二中，直接进了礼堂，时风更强劲，大雨如注。

二中校长在礼堂里等候。校长告诉刘克服，有百余居民安置在这边，目前情况稳定。去年维修后，礼堂屋顶已不再漏水。

“当时加固墙体没有？”刘克服问。

没有。给的经费有限，应急先解决屋顶，墙体还顾不上。

镇街领导问刘克服要不要上楼探望一下灾民？刘克服摇头：“先看看房子。”

他领人冒着大雨，绕礼堂走了一圈，那一圈走得他浑身冰凉。

如他所记，这礼堂墙体有裂缝，不止一处，有几条看上去简直触目惊心。湖洼地地质情况比较复杂，二中所在位置地下是一片古沼泽，楼堂建于其上，受沉降影响，墙体受力不均产生了裂缝，其程度虽不至于破坏楼房结构，也属一大隐患，大风洪水重击之下，可能支撑不了。

刘克服摇头：“恐怕不行，得考虑转移。”

身边随行官员面面相觑。城关镇一个头头说：“只有这里啦，没地方搬。”

刘克服拿出手机。给县政府办主任打了电话。

“你那个大会议室这两天什么用？”他问。

主任报称大会议室正在整理布置，陈铭县长回来后紧接着要开庆功会，政

府办安排工人给会议室挂彩灯，牵彩条，还有标语什么的，虽然台风来了。大人小孩没一个敢偷懒，眼下还在紧张忙碌。

刘克服说：“先停下来。湖洼地这里有情况。”

主任一听刘克服要拿政府大会议室临时安置灾民，大惊，连说能行吗？这么多人，吃喝拉撒，不能另找个地方吗？

刘克服告诉他眼下没有其他办法，先应急吧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最多就是让政府会议室充几天难民营。台风洪水会死人的，要是多死两个，还有什么庆功会？现在救命要紧，其他安排再说。

“要不要那个，”对方字斟句酌，“跟陈县长说一声？”

刘克服道：“你马上去会议室安排，其他的我处理。”

主任喏喏，再没说话。

此刻刘克服指挥全县抗灾，却不是老大，几个月前才从常务副县长提为副书记。本县两位主官眼下都不在县里，县长陈铭远在北京参加表彰会议，接受一个全国性的绿化荣誉称号，领奖返回后，拟立刻在本县隆重开会庆功，会场正在紧张布置，地点就是刘克服拟安置灾民的政府大楼顶楼会议室。本县一把手，县委书记应远走得更远，人在欧洲。应书记在年初市人大会议上已经当选为人大副主任，本县书记暂时还兼着，省人大组团赴欧洲访问，市里派他参访。两位主官在外，刘克服充大，负责县里日常工作，台风不早不晚，挑这个时候来凑热闹，让刘克服寝食难安。以往天塌了有高个的去顶，今天不幸死人的话，个个都要算到刘克服头上，所以他特别小心。

转移二中礼堂灾民时出了件事情，有一家人拒绝离开。

这是一大家子，八九个人，有老有少，在礼堂二楼占了一块好位置，呆在活动室里边，有桌椅可以放东西，有空地躺着睡觉，比外头一些只能席地而坐的灾民舒服。他们不愿放弃既有优势，声称就呆在这里，决不离开。工作人员再三劝告，说礼堂这里不安全，只怕顶不住，必须转移。他们埋怨，是政府把他们从家里叫到这个破礼堂的，为什么知道这里不安全还让人过来？既然来了就不走了，一切责任由政府负责，他们就是死给政府去埋。

那时外头风声大作，雨越来越大。奉刘克服之命紧急赶到二中礼堂协助转移灾民的县、镇干部，警察和武警官兵穿着雨衣在大雨中奔跑，接送灾民的几部大卡车停在礼堂外操场上，大部分灾民已经上车，礼堂二楼上还有一些灾民，除了声称坚决不走的那一家子，还有一些人在犹豫观望。

刘克服觉得不能再拖了，他亲自上二楼劝说，但是没能走进二楼活动室去：有三个人把住大门，拒绝刘克服进入。三个均为男子，脸形相像，显然是三兄弟，最大的那个看上去三十六七，最小的也有二十七八岁。一大一小两个人把在前边，居然手持家伙，是两支木棍，脸上都带着怒气，他们身后还有一个，应当是老二，徒手，面相看上去比较老实。这家人的老人小孩则坐在后头活动

室内。

刘克服身边人喊：“刘副书记来了，你们让一让。”

两个顶在前头的不让，声称不管谁来都没用，他们不走。

刘克服问：“你们家老人在里边吧？我看看他们。”

为首的汉子居然开骂：“少来这套，走开。”

一个随行干部即叫：“不要这样！领导是操心你们的命！”

“操心个鸟！”

无论怎么劝说，对方始终不让。刘克服一看不行，时间耗不起了，即指着那两个人发了话：“拿下。”

有数个警察跟在他身后维持秩序，一听领导有令，当时一拥而上。两个汉子尽管手中持有木棍，吓唬各级领导可以，碰上专业人员就使不上了。不过半分钟工夫，两人均被制服，夺下木棍。

“抬上车。”刘克服说，“帮助下里边的老人孩子，赶紧转移。”

几分钟后，礼堂的二楼全部清空。两个抵抗者被强力制服后，其家人听从劝告，放弃对抗，旁观者及其他滞留人员终于服从安排，迅速转移到车上。大卡车冒雨驶出湖洼地，前往市政府大楼安置。市政府大楼尽管是座老楼，已经有些年纪，却占有地利，位居龙首山上。龙首山是县城的制高点，再大的洪水也淹不上去，只要不发生八级以上地震，大楼保证不塌，可保灾民安全。

刘克服又去了湖洼地农贸市场，该市场位于湖洼地边缘地带，是灾民的另一个临时安置点。跟二中礼堂相比，这里情况好点，是新建筑，框架结构，比较安全。

他在农贸市场接到了市政府副秘书长江平的电话。

“你那个湖洼地情况怎么样？”江平说，“老板很关注。”

江平所称的老板即纪全洲，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，本市一个强势官员。纪副书记很了解本县，知道这里有个湖洼地，情况恐怕不太妙，所以让江平打电话询问。

刘克服告诉江平，此刻全县大雨大风，县城湖洼地已经出现内涝。但是问题不大，情况都在控制之中。

“需要什么帮助吗？”江平询问。

刘克服感谢。他估计本市沿海几个县受台风影响比他这里要大，让领导格外操心。他这里目前还行，自己还能对付，有问题他会及时处理并报告。

“纪老板说，他们都不在，就靠你了。”江平道，“咱们再联系。”

纪全洲看来有些不太放心。除了对风雨灾害不放心，显然他也担心此间领导力量不足，书记县长两巨头眼下都在外边，由副书记刘克服顶着，又没有市领导督阵。本市属下各县区都确定有若干市级领导挂钩，遇有天灾，挂钩领导都会坐镇县里抗灾。本县应远书记是市人大副主任，已属市领导，还另有一位

副市长挂钩。不巧应远不在，该副市长又刚接受一次癌症手术，还住在省城医院里。纪全洲所谓“他们都不在”指的就这些情况。

刘克服让江平报告纪全洲，这里不会有问题，请领导放心。

“我们知道沿海县情况更危急，我们这边不要紧，不牵扯领导精力。”刘克服说。

“那好，就这样。”

刘克服以为这就了事了，哪里想到没那么容易，两小时后，纪全洲于如注大雨中驾临本县。来了一个纪副书记已经不得了了，哪想到他还只算陪同，有一个更大的领导随风雨而至。居然是林景瑞省长。省长到本市指挥救灾，此刻由纪全洲领路，不吭不声直扑过来。

刘克服在他们到达前十分钟才接到江平电话。江平告诉他，他们的车已经开过本县县城外的大桥，马上就进入县城。

刘克服不禁失声：“怎么不早说一句？”

江平笑，让刘克服等一等自己去问领导。

“我马上赶过去。”刘克服说，“可能要一点时间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”

刘克服还在湖洼地，这里已经一片泽国。车不能走了，他在一条船上。

刘克服请江平带领导到县宾馆休息一下，他会让县委办主任先过去接待，自己也会尽快赶到那边向领导汇报，听取指示。江平答应了。

“江秘你老人家千万关照，一定领他们去宾馆，别往其他地方走。”

江平并不老，比刘克服大不了几岁，称“老人家”只是套近乎。一听刘克服如此巴结，不由得江平奇怪，问刘克服为什么？是有些什么不敢让领导看到？刘克服苦笑，承认确实有一些领导不宜，尤其是大领导不宜。拜托了，见了面再细说。

所谓怕什么来什么，真是一点不错。两小时前江平打电话询问灾情，刘克服煞费苦心，报称本县没问题，不似沿海各县那般严峻，为什么？只怕领导亲自前来关心。闹灾不是表彰剪彩，不需要高朋满座。大风洪水，墙倒楼塌，满目残破，给领导留下如此美好印象，不要也罢。加上书记县长此刻不在场，以刘克服的身份，负责做事可以，多嘴多舌不行，所以只求领导去关心他人。哪里想到人家这般厚爱，直扑进门，居然还是省市大领导联袂驾到，刘克服顿时手忙脚乱。

半小时后刘克服匆匆赶回龙首山，那时已经来不及了。

林景瑞纪全洲没有在宾馆恭候刘副书记接见，他们直接去了县政府大楼，进了大楼里的防汛抗旱指挥部。江平知道刘克服有些情况，他帮了忙，力请领导到宾馆歇一阵子，人家不听。省长林景瑞是第一次到本县，情况不熟悉，市里纪全洲对这里却是了如指掌。这人性格强悍，下属哪里摆布得了。一进县城，

不听江平多嘴，纪全洲带着省长直奔政府大楼而去。

也算刘克服活该，是他临时决定把湖洼地灾民转移，情急之下顾不着另找地点，直接先安置到县政府的大会议室。这会议室不在别地方，恰在政府大楼的顶层。灾民拖家带口，有大有小，有老有少，不像公务员好管，暂避此地，多有不便，免不得这里叫那里嚷，找这个要那个，楼上楼下到处有声，大领导下车一看，哪有不吃惊的。

“搞什么名堂？”纪全洲恼火，“这是政府还是菜市场？”

刘克服还在湖洼地的船上漂呢。跟在领导屁股后边团团转的县委办主任赶紧报告情况。一听说是灾民临时转移到这里了，领导不再批评，当即决定上楼去看望慰问灾民，于是直接去了顶楼。顶楼大会议室里当时一片狼藉，满地坐着人，到处丢着灾民的箱包细软，东一个西一个全是方便面盒和矿泉水瓶。政府各部门紧急抽了十几位男女干部到这里，穿梭灾民之中，倒水送药，调解纠纷，听取需要，提供帮助。大会议室乱哄哄真像个难民营，墙上空中的彩带彩灯显得格外滑稽。

刘克服赶到龙首山时，领导已经慰问完灾民，进了防汛指挥部。

“那边出什么事了？”纪全洲追问。

刘克服报称目前没出大事。湖洼地地势低，基础设施差，一雨就涝，刚才离开时已经一片大水，倒了些房子，但是未发现人员死亡。由于经常受涝，县镇街干部和居民群众抗灾经验丰富，情况不对拔腿就跑，千方百计往高处去，都知道怎么办。没什么大问题，领导放心。

“政府会议室成了难民营，还没问题？”

刘克服承认转移灾民到政府大楼是他临时决定的。灾民本安置在县二中礼堂，早年他在那个学校教过书，知道是个老家伙，怕它撑不住，所以安排再转移。刚才他从湖洼地回来时，二中已经进水，礼堂被水围困，但是没有倒塌迹象。因此他可能是过度反应，不过还是小心为好，保险为要。

林景瑞问：“人都撤出来了吗？”

刘克服报告，基本都撤到安全地点。

“没有问题吗？”

刘克服咬紧牙关：“没有问题。”

两位大领导看过灾民，问过情况，却没有离开，当晚坐镇于本县县城，密切观察台风动态，直接指挥抗灾。一宿风雨大作，刘克服守在指挥部里，彻夜未眠，忐忑不安。两巨头在侧，虎视眈眈，这时要是出事可就坏了。

还好没出大事。凌晨后风雨势头渐减，刘克服松了口气。

纪全洲问他：“现在确定没问题了？”

刘克服表示不敢松懈。

情况向好，领导也显得亲切随和些了。刘克服陪吃早餐时，林景瑞脸上有

了笑容，居然问起刘克服的个人事项，他显然已经听说了一些情况。

“有一个儿子是吗？还好吧？”他问。

刘克服汇报：他儿子在本县一中就读，成绩不错。孩子的母亲前些年不幸车祸身亡，这几年主要靠外婆和大姨带，她们很疼孩子。

林景瑞指着纪全洲交代：“这个你们要关心他。”

不是关心刘克服的儿子谁带，是关心刘克服找老婆，续弦。纪全洲告诉林景瑞，这件事不必上级领导操心，让刘克服自己解决。关键是眼睛要亮一点，不要挑花了。狐狸精不能要，刻毒鬼不能要，贪财乱政的尤其要提防。

林景瑞决定去下边乡镇了解抗灾情况，用罢早餐大家立刻动身。出门上车时，刘克服打开一辆越野车门，请林景瑞和纪全洲上这辆车。

“越野车底盘高，下乡抗灾好跑。”他说，“临时给领导换个车，保险一点。”

这辆车挂的是军车牌照，为县武警大队的车辆。两位领导上了越野车，江平坐助手位陪同。刘克服自己则上了领导的轿车，跟在越野车后边。同车的还有随同省长前来的省政府副秘书长于森，刘克服与这位领导是初识。当天出行除动用武警越野车和省长轿车，还安排一辆警车开道，县委办主任坐警车打头。整个出行安排特别是乘车安排尽为刘克服精心设计。

如他所担心，车队出门时出了事情。

开道警车和越野车顺利经过大门，驶下龙首山。刘克服所乘这辆轿车则滞留于后，滞留原因是开车之际刘克服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打开车门向站在车旁送行的常务副县长交代，然后才匆忙开车追赶。结果恰如所防：前边领导的两部车过去了，刘克服这辆车在大院门边突然受到了拦截，有二十几个人从大门附近一拥而上，挡在轿车的前边，他们挥舞双手，要求停车。人群中有人抓着一张纸晃动，居然还扯出一条白布，白布上有一行字，为油漆涂写：“厝拆桥起，人像水鸡。”

于森副秘书长大惊：“这是谁！”

刘克服说：“是灾民。”

他拉开车门跳下车去。

“是我。”他大喊，“大家有什么事？”

于森也下了车。灾民们看到车里除他俩和司机。再没其他人，顿时面面相觑。

他们都是被刘克服安置在会议室的灾民，此刻冲省长而来。昨天省长慰问过他们，由于是突然相遇，一时仓促，双方没有更多接触，回过神之后，他们非常懊恼。这么大的官是容易见的吗？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够放弃？知道省长昨晚并未离开，今天一早他们聚集在这里，要拦车求见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他们没想到省长轿车里坐的却是刘克服。这个人他们认识，把他们从湖洼地捞到

龙首山的就是他。

于是没有太费劲，灾民没想跟刘克服过不去。刘克服告诉他们，台风大雨正面袭击，省长指挥全省抗灾，这时候正忙。灾民有问题。可以另找时间向县里反映，也可以用合适方式向上级反映。刘克服介绍于森是随省长下来的领导，眼下急着赶到下边抗灾，灾民如果准备了递送省长的状子，可以交给于秘书长，秘书长会把他们的情况和请求带给省长。

灾民果然准备了状纸。他们听从劝告，把材料交给于森，而后让出道路，让轿车开过去。刘克服陪于森步行走过大门，

他在人群里看到了昨天守在二中礼堂二楼活动室，不愿转移的那一家人，包括被他下令拿下的两个男子。这两人今天手中没有木棍，拉的是白布标语。

几分钟后刘克服撞到了领导手上。

那辆武警越野车并没有走远，就停在龙首山下拐弯口处。刚才出门时没有受到拦截，领导却注意到门边聚集的人有些异常，他们居然也看到了那条白布。于是没急着走，把车停在下边等刘克服了解究竟。刘克服赶到时，纪全洲黑着一张脸，非常难看。

“跟省长报告，这是搞什么名堂？”他问。

刘克服承认自己做了小动作，让省长换车是他刻意安排，因为担心有人拦省长的车，发生问题，他承受不起。他有意自己坐省长的轿车，有意拉开一段距离滞留在后边，一旦真有事，领导在前边已经走远，没有直接目击，影响可能小一点。没想到省长还是发现了。

“那条白布是什么意思？”省长追问。

刘克服说，所谓“厝拆桥起，人像水鸡”是土话句式，讲的是房子拆了，桥建起来，人跟青蛙一样。本地土话“厝”即房子，“水鸡”则指青蛙。这些灾民来自湖洼地，被他转移到龙首山。灾民反映的是老问题，布条上说的那座桥就是进入县城必经的南溪大桥，这座桥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修桥时征地动迁的主要对象都在湖洼地，当年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，一些群众利益受到损害，问题未能妥善解决，一直遗留至今，快三十年了，反映不断。

此时没法细说，刘克服概要而言，省长却不轻易放过。

“你强调是历史问题？”领导追问。

刘克服承认，不能都推到过去。灾民布条上表现出来的，除了对当年修桥遗留问题耿耿于怀，也对当前境况不满。眼下湖洼地一片汪洋，人都成了青蛙。

“我们工作没做好。”他检讨，“我们有责任。”

省长当即决定改变行程。原打算下乡视察救灾情况，现在不去了，就近安排，让刘克服弄一条船，他要亲自去湖洼地看一看，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水鸡。

那一天的视察过程非常沉重。灾景触目惊心，领导严词重责，所有当事者均痛苦不已。刘克服运气不好，官没在那个位子，倒是事摊上了，骂也赶上了。

后来本县得到一笔救灾款，数额远多于其他受灾县。但是本县一大建设项目也因为这场台风和省长的视察被一枪毙掉。

台风期间安置了大批灾民的县政府大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，做了三十多年全县权力中心，历经风雨，已经显旧，面积不足，办公拥挤，楼体结构也发现问题，急需全面整修。县里考虑，与其费时费钱修修补补，不如破旧立新，原地推倒重建，盖一座新大楼。新建办公楼事项由县长陈铭直接抓，报告早在台风来袭前半年就报送上级部门。由于情况属实，加上多方努力，上级相关部门已经表态，程序基本过完，即将批准。却不料来了一场台风，到了一位省长，见了一群灾民，看了一洼水鸡，这就完蛋了。有人把情况反映到省上，省长亲自过问，在反映材料上做了亲笔批示，要求查一查，问一问，当地领导想要大兴土木建一座新办公楼，他们没想到身边还有一个湖洼地吗？

一票否决。刘克服难辞其咎。事情弄到这步田地除了运气，也确实怪他。如果他没把灾民转移到龙首山，让他们得以与省长短兵相接，接下来这些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。特别是台风大雨之后，县二中礼堂岿然不动，未曾倒塌，更显得当时刘克服紧急组织力量，费尽吃奶之力转移灾民十分可笑，毫无必要。

王毅梅给刘克服打来一个电话：“刘书记有好事了。”

刘克服感叹：“我还敢指望吗？”

王毅梅与刘克服曾经在同一个乡镇班子里共过事，两人合作挺好，刘克服当乡镇书记时，她是副职领导，习惯称刘为书记。去年市里组建新区，经刘克服力荐，王毅梅从本县调过去任那边合水镇党委书记。这个女干部为人很好，做事认真，在那边干得不错，很为看重。前些时候恰逢新区调整班子，要用女干部，她被提为副区长。刘克服到市里省城开会，途经王毅梅管辖地盘，常会给她打个电话，笑称是向“土地婆”报到。此刻王毅梅给刘克服打电话报好事，其实也是调侃：几天前纪全洲到她那里视察，闲谈中忽然问王毅梅有没有合适女青年，给刘克服介绍一个。

“我说手上有一大把呢。”王毅梅说，“可以排个队任刘书记去挑。”

刘克服告诉她，人家领导不是关心，是搞笑，同时应付差事。台风那回，林景瑞省长有交代，让纪副帮助给他儿子找后妈，纪副已经表过态，要刘克服自行解决，强调有几个不能要，例如狐狸精、刻毒鬼、贪财乱政的，等等。

“人家纪领导说了，让我当作重要任务。”王毅梅说。

“他知道咱们熟，开玩笑呢。”

“我听到传闻，好像要让你动一动。”王毅梅说。

“我也听到了，不可能。”

几天后不可能居然变成了可能，刘克服被列为考核对象，进入提拔程序。本县应远书记一身二任已经多时，拟卸去所兼书记一职，专任市人大副主任。县党政主官为省管，市里向省里建议由县长陈铭接书记，让刘克服接县长。不

料一个月后情况生变，提议让刘直接提任书记，陈铭留任县长。省里研究，同意如此安排。

纪全洲起了重要作用。纪全洲与陈铭有姻亲关系，陈是纪的妹夫，涉及陈使用事项，纪必须回避，但是关键时刻他表达了个人明确意见，强调出于公心，主张用刘。为什么？与省长林景瑞有关。林省长前不久到该县指挥救灾，对湖洼地现状很不满意，而后还就修办公楼事项做过批评。这两件事情中存在的问题，陈铭作为县长必须多承担责任，刘克服虽然也是领导班子成员，主要责任却不在他。那一次抗灾，刘克服让林省长印象很深，事后省长曾几次过问刘克服的情况，包括他的使用。省长说这个干部有特点，丧偶、儿子由老人带，对领导做小运作，防备灾民拦车，胆子不小。有一点还好，挨批时检讨诚恳，没有以自己并非一县主官推诿。还有一件事让省长印象最深，认为特别应该注意。

“省长问我，你身边还有哪一个人会把一堆水鸡捞进政府大楼里？”纪全洲说。

刘克服因此得委重任。这一结果任谁都没有想到，包括刘克服自己。

2

死人事件发生在刘克服动身前往省城之前，颇具象征意味。

那一天清晨，县城管大队集中执法力量突击整治湖洼地堤岸街，这里的农贸市场周边具结市之便，活动着大批流动摊贩，属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地段。城管大队人员几乎倾巢而出，动用了十数辆三轮摩托，采用包围阻击战术，从堤岸街的两个路口和一处台阶一起突进，试图把流动摊贩围堵于现场，不让他们这边赶那边跑。却不料堵出麻烦，有一个卖沙蜊的从堤坝翻下河去。

沙蜊是什么？一种普通淡水野生贝类，本县县城西南江畔沙洲一带多产。沙蜊的外观颜色淡青，有的偏灰，个体不大，成人拇指盖大小已经算是上品，多见的只有小指甲盖大小，农贸市场论斤出售，一斤沙蜊能装小半个塑料袋，里边少说有几百个。这种贝类壳多而肉少，本地人主要拿它烧汤喝，下点油放片姜，加盐就行，不用鸡精，汤淡而味鲜。据说沙蜊汤比较清凉，有助退火，特别是退肝火，无论甲肝乙肝都用得上，各项指标正常者，喝一喝也有保肝之效。这是民间说法，未经医学临床验证，大家聊信而已。“沙蜊”之称也是土话，本地人都这么叫它，大家约定俗成，知道是那个东西。刘克服没有考证过它的准确学名是什么，毕竟只是本地江畔沙洲所产寻常贝类，有如地沟里到处钻来钻去的蚯蚓，与广大干部群众经济社会文化 GDP 什么的都牵扯不上，不需要特别注意。

没想到它闹成了一起事件。

出事的卖沙蜊小贩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他的摊子就是一条扁担，两个蛇

皮袋和一把秤。汉子把蛇皮袋口翻卷，摆在堤岸街东头路旁，蛇皮袋里装有半袋沙蜊。城管人员的摩托突击队冲到之前，其他流动摊贩已经各自抓起买卖家私夺路奔逃。类似猫鼠游戏不时上演，摊贩们早就经验充分，任何时候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一边做买卖一边东张西望，一发现情况不对，跑得比耗子还快。卖沙蜊的汉子迟了一步，被城管执法人员逮个正着，其迟走不是因为耳聋眼瞎，或者胳膊腿不利索，是因为贪心：当时恰有个妇人买了他的货，过秤后该付三元七角，妇人掏了四个硬币，其中三个为一元，一个为五角，她声称身上只剩大票，没有零钱，想赖汉子两毛。汉子不同意，非要人家付足货款，妇人磨磨蹭蹭满身上找钱，恰好城管摩托冲到。此时如果汉子放弃两毛之利，蛇皮带一抓走人，也许还可逃脱，至少不算在交易现场被当众逮着，他却不愿放弃妇人那两毛钱，一念之差错失良机，被城管执法人员抓住了秤把。

这把秤被作为违规交易物证当场收缴。城管执法人员吩咐：“东西拿过去。”

他们让汉子把蛇皮袋放到他们的三轮摩托车上。汉子点头表示接受，却趁执法人员不备，挑起扁担拔腿就跑，从堤岸街东头逃向西头。执法人员大叫，发动摩托追赶。由于附近人多，做买卖看热闹的一拨一伙。摩托车在人群中闪来闪去，不敢开快，眼看要让卖沙蜊汉子逃掉了，恰有一辆参加行动的执法摩托从另一头冲过来。卖沙蜊汉子被两边夹击，心知不妙，前进后退都没有路，情急之下，从街边一跃而起，跳到堤岸街边的石坝上。

这条堤岸街实际上就是江边的堤坝，集街道堤坝两功能于一体，堤岸街北侧为普通民居和商铺，街南侧挨着江岸，沿街筑有一条高出路面近一米的石坝，可供游客倚岸观赏江景，也防来往人员意外落水。卖沙蜊汉子慌张之际跳上街边石坝，扁担两头还拽着他的两半袋沙蜊。石坝不算宽，也有将近半米，胆子大点，可以在石坝上跑一跑，比体操运动员走平衡木容易多了。卖沙蜊的汉子敢跟城管人员玩逃跑，敢往坝上跳，胆子绝对小不了，却不料一条扁担两个蛇皮袋加上袋中沙蜊作祟，这人跳上石坝后重心不稳，脚步踉跄，突然后跟一滑摔倒于坝上，在众目睽睽中翻下堤岸滚落江水。

几个城管人员跟着跳下水去，这时已经不是为了控制事主执法整治，一变而为下水救人。却不料那段江流水深，汉子被他始终舍不得放弃的扁担蛇皮袋和袋中财产缠绕拖累，没入水中竟不见个影子。城管执法人员追击流动商贩可算行家里手，下水救人的业务比较生疏，几个人大呼小叫，水上水下忙活半天，最后终于在江流下游把落水者找到，从水里捞了起来。这时哪还有气，早就灌得肚腹如鼓，死翘翘了。

这起意外事件发生得很不是时候。时上级有关部门要来本县做文明县城创建检查，城管大队为迎接检查组织集中整治，湖洼地一带是整治乱摆摊乱设点的重点区域。这一地带位于县城西南低洼地，由于地理交通条件不好，加上一

些历史因素，这一带民居水洼相嵌，街道弯曲不平，房屋低矮破败，城市基础设施薄弱，是县城环境卫生比较恶劣的区域，居民主要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。这种地方自然多流动商贩，每天清晨黄昏，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摆摊设点。卖鱼卖菜卖地瓜，小五金老鼠药盗版书黄色光碟，倒腾什么的都有，占道经营，阻碍通行，影响市容和卫生，却很难管理，因为这种地方出产流动摊贩，就跟美国华尔街出产 CEO 一样，属自然天成，责任部门平日里基本管不了，需要时集中力量搞一搞清理整治，例如眼下迎接文明县城创建检查。整治之后情况会有所改观，而后总是会迅速恢复原状，有待再次整治。

没想到这回整出人命来了。

消息迅速传到龙首山上，县长陈铭亲自给刘克服打了电话。

“书记上路了吗？”陈铭问他。

刘克服告诉陈铭他还没动身，此刻在政府大楼外。

“出事了，他妈的。”陈铭骂了娘。

陈铭性子偏急，在刘克服面前却不常骂娘，毕竟刘克服是书记，一把手，互相交谈还得注意言辞分寸。一时忽然失态，显然事情足够讨厌。刘克服没有吱声，听他把情况说了一番，知道了来龙去脉。

“死者姓康，流动小贩，城管的老客户，被处理过几次。”陈铭告诉刘克服，“这回可能跟他的秤有关，那把秤做过手脚，一斤只剩七两，被执法人员缴了，可能怕给重罚，所以拼命要跑。”

刘克服问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他已经在湖洼地了。

刘克服让陈铭亲自掌握，首要一条是死者问题。所谓人命关天，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怎么会弄到这种程度？情况要搞明白，责任要弄清楚。死者的后事，其家人的安抚，相关问题的处理，请县长亲自过问，不要引发其他问题。

“我一听头就大了，他妈的。”陈铭再次骂娘，“这帮家伙都是怎么搞的！”

按照县里分工，本次县城整治由县长陈铭挂帅主持。文明县城检查牵涉到县城整个环境治理，包括改进道路交通卫生防疫市容市貌诸多方面，不只是整治流动摊贩一项，所以要县长来挂，既表示重视，也能强力推动。既然挂了头，好事坏事都会算到头上，所以陈铭一听堤岸街出事就往湖洼地赶。刘克服虽不具体管这件事，作为本县一把手，所有事情不管由谁分管，最后都要归到他这里，所以他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刘克服很清楚湖洼地怎么回事，从接到陈铭电话那一刻起，他心里就隐隐不安，摆脱不了一种感觉，觉得真不是好兆头。

那一天刘克服计划前往省城办事，行程已经预做安排，相关人物已经联系妥当，事情比较要紧，不宜临时改变，他只能照原计划行动，把湖洼地这起事件处理先交给陈铭。陈铭是县政府首长，对类似事项具有处置权力与资格，所以刘克服在电话里也不多说，只能点到为止，请他特别注意。

这时县委办主任跑过来，请书记过去一起合影。

当天上午，刘克服没有一早动身赶往省城，不是有意磨蹭，等候堤岸街一个卖沙蜊汉子于整治行动中落水身亡，是因为县城这里还有一项业务，为会议合影。刘克服是在政府大楼外接陈铭告急电话的，那时大楼外已经聚集了大批人员，一排一排站在台阶上，前排摆有十几张靠背椅，为领导席，满满一排已经坐好，只待刘书记入座。

今天县直机关召开表彰会，表彰范围很宽，涉及县直各主要机关单位人员，领域则非常窄小，表彰的是“先进方志工作者”。县委办主任提出，方志工作琐碎繁杂，很不起眼，不受重视，却是哪个单位都缺不了。该项先进多年才评一次，不容易，大家希望书记拨冗关心，能够参加表彰会给大家发发奖最好，或者一起合个影以示关怀。刘克服考虑一下，决定采用后者。类似表彰不是大事，不属非他出场不可，但是出于某个特殊缘故，他决定一起照个相。于是他前往省城办事的动身仪式就多了一个程序。

“合影地点就放在政府大楼外吧。”事前他交代。

县委办主任面露难色。他们原定在会场外空地上合影，已经叫人摆好了合影专用人员站立铁架。改到政府大楼这边，铁架不是大问题，几十号人动来动去就显复杂。

刘克服不改口：“就动一动吧。”

他说，既然都搞方志工作，就到这边照个相，给龙首山立此存照，也有点意思。

于是就改过来了，在县政府大楼外台阶上照相。县政府大楼是俗称，大楼里实不止政府一家，县委和人大政协机关也都在里边，该大楼因此无可置疑成为全县权力中心。大楼坐落于龙首山上，顺山势而上，扼于县城制高点，从县城各个角落，抬头都可瞻仰。大楼是三十年前修建的，有一点年纪了，外观已显灰暗，但是体量还大，借龙首山之势，高居于城区之上，于一县之内，依然还算雄伟，作为一次方志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合影背景，也还十分够格。

刘克服入座照相。没等摄影师按快门，他的手机又响了。那时顾不着把两手放在小肚子前做抱腹状，刘克服赶紧掏口袋，因为此前陈铭告过急，只怕堤岸街死者又有什么意外。这个电话却不是陈铭来的，是市人大副主任应远，本县的老书记。

应远说了件事：有人把一封匿名告状信寄到他那里了，告的是本县新城区建设规划决策有重大失误，其中的南溪治理和行政服务中心两大启动项目都有严重权钱交易，官商勾结问题。匿名者点名道姓，直指刘克服，言辞相当激烈。

刘克服说：“这封信我也收到了。”

该举报信刘克服早已拜读，确实是指名道姓，言辞激烈，说刘克服为了个人政绩，大肆捞取政治资本和开发商钱财好处，强奸民意，一意孤行，压制下